

瞿目英雄

卷上

說部叢書 第四集 第十七編

商務印書
館發行



曠日英雄卷上

英國泊恩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一章

有警察總監。啓俄國皇帝曰。臣茲接得公文。帝曰。文來自何處。總監曰。來自湯姆司克。帝曰。然則湯姆以東。電線斷乎。總監曰。斷自昨日。帝曰。爾爲朕以電報告城中人。有何警信。趣來奏達。總監曰。臣鐵哨卽遵旨而行。此數語。在夜午以後二句鐘時。是夕大宴。全城軍樂。咸在宮中。勳舊大臣。集而跳舞。人人奇服耀眼。極一時之盛會。廣殿旣高。自窗中外望。則屋頂插天。殿下則衆衛士履聲。與殿中樂聲。相雜莫辨。宮門之外。御河一帶。遊船停泊。萬檣林立。是

夕皇帝衣軍服。較侍臣爲樸。皇帝和柔。近人然微含隱憂之色。在諸臣中徘徊往來。初不發言。衆知皇情決有軍國大事繫諸心曲。然不敢陳啓。皇帝時時取鐵哨電報。累觀不已。已乃言曰。吾昨日與大公爵音信斷矣。鐵哨曰。誠如聖諭。我國電報不能通東亞矣。皇帝曰。吾國之安摩阿省及保爾更二省。及他省之兵不能赴伊爾各司乎。鐵哨曰。凡號令所能及之地。已令其拔隊赴伊爾各司。皇帝曰。叛人阿格雷邇來作何舉動。鐵哨曰。外間消息似不辨其窟宅。果在何處。皇帝曰。爾速出令。一至尼其尼那卜格老。一至逼恩。一至阿姆司克。一至凱里邦。一至湯姆司克。令通緝阿格雷。勿令逃逸。鐵哨曰。敬如聖諭。遂爲禮而退。皇帝凝立久之。意始釋然。是夕會中人頗知西伯利亞已有戰事。中有二人則竊竊私議。一

爲英國訪員。一爲法國訪員。咸長瘦而清穩者。此二人在新宮訪重要之事。識高。膽偉。見事明。瞭。專訪軍國大事。法訪員名爵里伯。英訪員名伯蘭司。此二人平日互相猜忌。獨今夕則私論俄事成見。盡燭。爵里伯曰。此會滋佳。伯蘭司曰。吾亦以電報回國。述此勝狀。爵里伯曰。吾亦有電歸國。吾意觀俄皇。似有淡雲微靄。蒙其頰上。伯蘭司曰。以吾觀之。俄皇顏面間。仍有光亮。爵里伯曰。此自爾之卓見。爾亦記得一千八百十二年。俄皇在蔭格雷。意態如何。伯蘭司曰。記之。尙歷歷在目。爵里伯曰。旣已記之。尤當憶及拿坡侖過尼門河時。當此之時。亞力山大皇帝。得是警報。然尙鎮定。不曾匆匆避出會場。伯蘭司曰。然。卽今日鐵哨所報告。邊庭有警。而皇帝亦鎮定如恆。固不讓亞力山大之風度也。爵里伯曰。爾亦洞徹。

此事乎。伯蘭司曰。知之。爵里伯曰。吾始亦不知。乃打電至烏典司。克竟不能通。是以知之。伯蘭司曰。吾以電至克拉司。那爾阿司亦不能通。爵里伯曰。在電報未斷以前。廷旨已大動兵。救伊爾各司矣。伯蘭司曰。吾亦聞移可薩克兵同赴戰地。爵里伯曰。吾明日報中必表白茲事。伯蘭司曰。吾報亦如君所述。爵里伯曰。此等戰事絕有趣味。當赴戰地探之。伯蘭司曰。善。爵里伯曰。明日所經之地恐不如是間之穩。伯蘭司曰。地固不穩。然不如是間地板之油滑。語後遂分。而跳舞亦罷。同赴餐堂茗飲。此時鐵哨復入。俄皇曰。汝打電如何。鐵哨曰。電力至湯姆司克而止。俄皇曰。電既不通。可以急足行。語後自入斗室之中。微覺氣塞。遂大開窗戶。至月臺之上。俯視臺下三區。一爲歐人之居。一爲韃靼種人之居。一爲中國人

之居。此外有數百禮拜堂之屋。頂其高。矗天中有小河宛延於人。居中河水受月閃爍如銀蛇。河名莫斯科。村名如之。其駐兵之地。曰可蘭密林。俄皇坐觀夜色。思所以致書於大公爵之壁間。

第二章

俄皇在會中。忽避入斗室。人人咸知其有亂。此時尤魯雷山之東。叛人揭竿而起。此地且通太平洋。名曰西伯利亞。面積一百七十九萬英方里。中有二百萬之人民。間有數省。如伊爾各司諸省。附庸者。曰格及司。凡俄國之流人。咸遣戍是間。鎮以二總督。一束一西督。爲大公爵。此時火車未通。但有一電線。長可八千俄里。凡打一電。每字須五洋錢。自伊爾各司中。另有一電線。至蒙古邊界。名曰遮格。自遮格以人馳書至中國。公文中每字可三十銅子。行十

四日而至。俄皇知電線已斷。故以走伴間行。俄皇方坐思。鐵哨復入。俄皇曰。汝試再述阿格雷事。鐵哨曰。此人兇險異常。俄皇曰。其人不曾爲團長乎。鐵哨曰。然。俄皇曰。聞其人甚聰明。然乎。鐵哨曰。慧倍常人。然蓄大志。時時思叛。爲大公爵所知。謫戍西伯利亞。俄皇曰。此事隔幾年矣。鐵哨曰。不過二年。因陛下賜環復歸。故京。俄皇曰。歸朝後。復至西伯利亞耶。鐵哨曰。此去非爲淪譴。蓋自行也。語時頗不悅。俄皇所爲。卽曰。戍人萬無使歸之日。俄皇曰。自予綜理國事。不忍聽人老死於彼間。君臣移時不語久之。俄皇曰。阿格雷第二次赴西伯利亞時。亦過歸乎。曰。然。曰。吾國巡警曾否偵取其人居於何所。曰。唯其人險猾莫測。故於所向之地恆存記。其居止之年。月以備檢取。俄皇曰。近在何處。鐵哨曰。在逼恩間。俄皇曰。

在彼何作。鐵哨曰。外飾。滋佳。使官中。一無所疑。俄皇曰。彼以何時去。逼恩。鐵哨曰。在三月中。俄皇曰。去逼恩後。何適。鐵哨曰。未之知也。俄皇曰。吾有祕密偵探。得其真際。以我觀之。此次亂事。確也。阿格。雷。在彼煽動。羣愚。安能不揭竿而起。鐵哨曰。果有是事耶。俄皇曰。信。阿格。雷。去逼恩後。經尤魯。雷。山。至西伯利亞。煽動。遊牧人。反戈。內。嚮。尤。聯。結。土。爾。基。司。種。人。爲。之。助。今茲亂兆已成。吾西伯利亞中。南北道梗。吾揣其意。匪惟作亂。實欲甘心於大公。爵。俄皇語時甚蒼黃。已乃少定。踞榻而坐。鐵哨曰。陛下曾否宣旨。令諸將討此叛人。俄皇曰。吾近已勅亞。尼。西。省。及安摩。阿。諾。屯。將帥。合力討逆。吾尤令逼恩。及尼其。尼。那。卜。格。老。二處精兵助戰。惟漠東荒寒。兵不見虜。不審須幾星期。方與敵遇。鐵哨曰。然則大公。爵。所轄不

幾孤立耶。俄皇曰：爾言良然。鐵哨曰：大公爵想已聞京中出兵矣。俄皇曰：大公爵尙不知阿格雷爲彼仇讎也。善當日被罪爲大公爵所窘實則秉公道而行亦不知阿格雷稔惡之狀。吾聞人言阿格雷始變姓名欲近大公爵邸中謀刺不成因而謀叛此均吾祕密偵探之言。大公爵初未之知吾不能不以密書予之。鐵哨曰：費書之人須有膽識。俄皇曰：吾亦思得其人。鐵哨曰：事不宜緩。若稍遲頓則韃靼種人一煽動卽不可復制。俄皇怒曰：汝謂吾國戍邊之人乃合韃靼種人內抗耶。鐵哨曰：臣言太過。乞陛下恕之。俄皇曰：吾深信俄人多愛國萬不至此。鐵哨曰：戍邊之人不盡屬政治之犯亦有奸盜之倫。俄皇曰：奸盜之人烏能謂爲俄種。卽起武法汗之部落及土爾基司遊牧之人爲阿格雷所慫恿因生心圖據。

西伯利亞。可薩克之兵已盡退。京中消息茫然。非得智勇之人。越過虜中。則此書萬萬莫達。俄皇焦悚異常。思覓得賁書之人。至於昕夕不寐。

第三章

夜中鐵哨復至。奏曰。臣已覓得賁書之人。俄皇曰。其人稱否。吾之所期。鐵哨曰。陛下所期何等。臣能一一陳奏。取進止。俄皇曰。此人曾供禁中趨走否。鐵哨曰。然。俄皇曰。汝知其人深耶。鐵哨曰。臣累試皆無誤。俄皇曰。彼曾遠涉異地否。鐵哨曰。彼曾一至西伯利亞。俄皇曰。彼原籍何許。鐵哨曰。彼爲阿姆司克人。俄皇曰。其人鎮定有膽力歟。鐵哨曰。彼能行人所不能行。得人所不易得。俄皇曰。彼年事如何。曰。三十耳。俄皇曰。能否喫苦。鐵哨曰。寒餒皆所不憚。俄

皇曰。然則其人如鐵矣。曰。然。俄皇曰。心緒如何。曰。真。實。無。妄。俄皇曰。其名爲誰。曰。司老格。俄皇曰。其人以何時行。鐵哨曰。專待恩旨。得卽首塗。俄主宣進。於是司老格入。司老格廣膊而高。似強有力。眉宇口鼻間均流露不屈之狀。簡言而敬人。時衣騎士之衣。胸前懸勳章數事。俄皇一見大悅。以爲任職。司老格原籍西伯利亞風土人情。及其道路。匪不了了。於心。其父死已十年。母名馬伐。仍居阿姆司克。方其父斐忒生時。以行獵爲業。西伯利亞中。惟熊最不易獵。人言獵熊不能過四十。過此輒死。然斐忒死熊已過四十。有四尙無恙。方斐忒死。熊至四十時。司老格之年方十四。乃試手殺熊。旣剝其皮。卽荷皮而歸。且野宿忘飢。可支數日。能夜行。不至迷道。然天性至孝。以母老不敢遠行。每出必訂歸期。無敢或後。年長

効力於公家。爲政府。走急遞。久之。膽力乃愈巨。此三年中。長居南部。不能與母相見。方擬乞假省親。而鐵哨復遣其冒險往面大公。爵及入覲時。尙不審朝廷之意。旣召對。俄皇大悅。卽口授一書。令鐵哨書之。書就。俄皇簽字。手自加封。卽呼司老格授書。俄皇曰。汝何名。司老格曰。賤臣司老格。俄皇曰。汝今何職。司老格曰。以隊長兼行人。俄皇曰。汝曾至西伯利亞乎。對曰。臣土著也。俄皇曰。汝近居何所。對曰。阿姆司克。俄皇曰。阿姆司克中。尙有人乎。曰。有。俄皇曰。何人。對曰。臣幸有老母。俄皇因授書於司老格。曰。必親上吾弟大公。爵萬勿落諸他人之手。司老格應諾。俄皇曰。大公爵在伊爾各司。對曰。臣卽恭赴彼間。俄皇曰。汝行必越韃靼行帳而過。幸此書勿落其手。司老格曰。臣願一試。俄皇曰。幸勿爲阿格雷所得。司

老格曰。臣必嚴備其人。俄皇曰。汝能繞道朝母於阿姆司克乎。對曰。阿姆司克爲臣必經之道。俄皇曰。汝果見母。或爲人覺。今且勿面。司老格沈吟一晌曰。敬如聖諭。俄皇曰。必發誓。勿露本色之言。司老格曰。遵旨。俄皇曰。西伯利亞之存亡繫此一書。卽大公爵之命亦屬其內。司老格曰。臣必納書於大公爵之手。俄皇見司老格靜鎮不動。俄皇曰。司老格上。帝佑汝。今行矣。司老格爲禮後。匆匆出宮。俄皇謂鐵哨曰。將軍乃善知人。鐵哨曰。臣敢保其爲人之無僞。而有智。數人所不能至。彼雖難。亦必致之。俄皇曰。好男子。

第四章

自新宮至伊爾各司。可五千二百俄里。疾行十八日。可至。若按里而行。則經月始達。且當此之時。霧重如墨。道里莫辨。而豺狼輒遮。

道嚙人舍此外。尙須粉飾。非官中之人。庶不爲邏者所得。司老格所憑之護照。則名卡伯那。爲伊爾各司之商人。其初一千五百俄里。甚易行。蓋火車尙未斷也。至七月十六號。司老格去軍衣。衣商賈之服。赴火車。行不挾兵器。唯挾一手槍。囊中藏獵刀一口。第一程至尼其尼那卜格老停車。行已四百里。遂遇輪舫。沿卜爾卡河。至尤魯雷高山之下。行次若無事焉。意態蕭閒極矣。此次船客至。雜百種之人。皆備。然語次亦談及叛人事。中有波斯人言曰。東路交通已斷。則吾之茶價昂矣。有猶太人言曰。茶價必高。以尼其尼那卜格老。銷場極巨。唯氈氍之業。必大挫衄。波斯人曰。卜卡拉中能運氈氍到此耶。猶太人曰。吾在三莫堪中銷貨。聞是間燧燧。直達於中國邊疆。吾貨定爲銷毀。波斯人曰。貨如未到。則匯票亦決

不能有猶太人曰。亞伯拉罕在上。果匯票不到者。則吾貲喪失盡矣。中有第三人。謂猶太人曰。東亞之變。爲禍至烈。百貨亦將爲停滯。實則吾輩傾談可毋及亂事道中偵探至夥。動將得咎不如默也。此時對座之上。有一人言曰。西伯利亞人家私畜之馬已盡爲公家所有。卽交通亦斷。答曰。韃靼種人與土爾基司人同謀舉事。其變至酷。言者曰。禍之所窮誰則知之。答者曰。吾聞政府已聚於邊界。且在和爾甲河盡屯可薩克之勁旅。言者曰。果韃靼人由乙疊司河包抄而來。則官道卽爲中梗。吾昨日以電至可拉司那阿司問狀。想俄之東西伯利亞決不能爲國家所有。答者曰。宜乎今年商賈人人皆抱憂思也。政府此時不惟取人之馬。且商旅之估船亦皆沒收入官。吾輩尙何有營生之路。言者曰。想今年商會

中斷無好景象之足言。惟境土之安。全實爲上着。商賈之窮。通有時。只能坐聽而已。此一車中言者。雖紛紜。然終未敢一言。及政府。此時。爵里伯亦在行。每至一次。必問其風土人情。及其地產。然於西伯利亞亂事。終不得要領。卽書於日記曰。吾沿路詢亂事。人終不言。足見其政令之嚴密。人人各懷戒心。而伯蘭司別附一車。則於無心中。微聞亂兆。卽於日記本中書曰。同行之人。咸關心於西伯利亞之亂。據旅行人語。兩河之上。無一乾土。實則政府決計與數人。送命。唯阿格雷之踪跡。尙未偵探而得。且阿格雷是否助起武法汗謀畫耶。或自至尼其尼那卜格老。煽動雜種。以此之故。政府尙疑阿格雷。尙在歐洲境內。故出門之人。必加詞問。司老格得政府護照。可以自在游行。車至佛拉米亞車站。有客數人登車。

中有少婦。亦至司老格座次。少婦與司老格對坐。所挈提者。但一皮篋。此婦以背近火車頭。司老格起而讓之。少婦致謝不與之易。少婦年可十六七。其貌甚美。狀亦溫媚。唯顏色黯淡。似經患難而來。然已微露果決堅定之態。司老格心悅其人。顧未敢與之攀談。時有臥人。竟以首枕及少婦之股。司老格力推之醒。睡人怒曰。吾偃臥何與爾事。少婦以目視司老格。不言似心感其仗義。時去尼其尼那卜格老可十五歐里。而少婦之性情。乃愈爲司老格所信。在此十五里中。車過仄道。乃大震動。車人咸大驚思遁。然車尙未停。而客多跳躍下車而去。乃此少婦夷然無動。而司老格亦然。心念此女大有幹力。能自鎮定。蓋後車之鉤聯前半之車。輕而易舉。居然出險。於是修整此鉤。可一句鐘。至八點有半。始至尼其尼那